山 水 寄 情

□丛 静

初来党校的人，除了感受到它庄严肃穆的气氛之外，还会惊叹于党校山水的美轮美奂。虽说党校的占地面积不算很大，但是能够在现有的方圆内将各种园林艺术演绎得和谐美好，却是不多见的。

当你步入党校校园，随处可见苍松翠柏，即使是冬天，油松、马尾松、雪松、冬青等常绿植物依然饱含生命的色彩，令人一扫冬日萧瑟阴霾的感觉，焕发出蓬勃的生机。而春风送暖的时节，“实事求是”影壁墙北侧那两溜桃树，满枝桃红，映衬着党校人的笑脸，一番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的美景跃然眼前。

绕过赭黄色墙体的礼堂，西北方向，“山映斜阳天接水”，一片湖蓝色水面倒映着的是校园最有名的千萃山。千萃山海拔不高，但对于地势平坦的党校校园来说，却也赫然屹立。春夏季，山上树木林总，枝繁叶茂，鸟叫虫鸣，四周有几条蜿蜒的石阶，顺势而上，在山顶可俯瞰碧绿的掠燕湖景，远眺颐和园万寿山上肃穆的佛香阁。从附近经过，不经意间会闻到淡雅的花香，那是千萃山上种植的白丁香和紫丁香，这个时节大串大串地盛开着，毫不吝啬散发着阵阵花香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每日清晨总有爱好晨练的人流连此间，深深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于自然之中感悟人生。周末，我也喜欢带着孩子上千萃山，我爱看山中植物曼妙的枝丫，各具特色的叶子，而孩子最喜欢在树荫下寻找各种虫子，在新有所获时会大声惊叫。看着他在树下忙碌寻找的身影，竟觉得他就是这山石树木中的一员。因为有人，静穆的自然别有了一番灵气。

紧邻千萃山的是北山。其山势略低，山顶是一个小平台，平台向西，可见五环路的一角。如若寻一处品茗闲钓的幽静所在，不如顺着北山往南走，在一片丛丛簇簇的湘竹围绕中，又一座悠然横卧的小山——南山出现在眼前。掠燕湖的水悄然拐到这里，形成一条小河，绕山而行，好像也是来欣赏景观的。这里任你静思，任你遐想，绝不会受到任何打扰，大有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”的境界。夏季的傍晚，可见三三两两的学员散步于此间，或轻声交谈学习体会，或独自沉醉于自然的静谧之中。

党校校园的水美，是因为它源自颐和园的昆明湖。“问渠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”。校园的整个水系相通，湖池之间从地下相连。最美要数千萃山南那波光粼粼的掠燕湖，湖面近 2 万平方米，如一颗璀璨的明珠点缀在校园之内。湖边亭台楼榭两两相望，远远看去，蔚蓝色的天空，湖边嫩绿的垂



柳，红色雕栏的水榭和浮桥，水面墨绿的浮萍，色彩斑斓，如诗如画。初夏时节，每年都会有野鸭栖息在湖上，它们嬉戏玩耍，骄傲的母鸭带着黄嫩嫩的小鸭，怡然自得地徜徉在碧波之上，为掠燕湖平添了几分情趣。北岸，紧靠千萃山的方向，隐身在一片翠竹之中的是一座四合院格局的“正蒙斋”，横匾为欧阳中石先生题字，环境雅致，面水背山，是亲朋聚首的上佳之所。走向正蒙斋，须经临水的石阶小道，小道靠水的一面怪石林立，另一面是翠竹成墙，跨过小小的拱形“亮眼桥”，迎面而来的景色真的会让你眼前一亮。且不说正蒙斋的红砖碧瓦，斋前的牌楼就足以让人凝神思量。牌楼的历史已 400 多年，为明嘉靖 21 年始建，正面镌“弘佑天民”，背面镌“太极仙林”，原是位于景山前街的大高玄殿前品字形排列的四柱九楼式牌楼之一，后修复重建于现址，为北京现存建筑时间最早的也是唯一一座无戗柱的纯木制结构牌楼，属极为珍贵的文物建筑。它金碧辉煌，似有仙气，与山、水、亭、台遥相辉映，为党校的山水平添了几分古韵。仰视着它，我不由感叹：历史的长河，究竟能留下多少人类的痕迹？古代文明经过风沙吹袭和雨雪冲刷，如今能够巍然屹立的已不多见，还需要我们世世代代的悉心呵护。况且，“读史知天下”，“读史以鉴今”，纵观中华民族千年的荣辱历史，回味华夏子孙经历的坎坷酸辛，才愈加感知沐浴在党的阳光下，享受自由幸福生活的可贵。

经过牌楼东侧的“踏步桥”，可到湖心亭。所谓踏步桥，就是石基垒成，一块一块浮出水面，相继成桥。踏步桥的石块隔缝中，蓬蓬的水草生机盎然地钻出水面，试图亲吻路人的脚印。而湖心亭，顾名思义四周环水，如若你散步至此，凝神四望，湖面清新的风和亭下澄明的水会洗涤人的灵魂，你的心会融入自然，享受平和与美好。

掠燕湖的西面，一座红色木质结构、雕栏画栋的双层水榭凌驾于水面之上，和水中的倒影连成一片。微风袭来，倒影随水波浮动，偶尔有鱼儿游过，涟漪圈圈散开，静动相宜。若要从自然的景观中提炼出对人生思索的精华来，不若看看水榭二楼飞檐下挂着的牌匾，“鉴水平云”四个大字闪着金光，两侧红色立柱上挂有对联，“鉴行鉴心性当鉴水，平恼平欲志尚平云”。水榭南北各有红色浮桥，曲曲折折，一头连着“风光”亭，一边连向北山的绿竹小路，很有古代皇家园林建筑的风范。与之遥遥相望的是东面的观景亭，依栏小坐，四周一片静谧，和谐而又美好。清澈的掠燕湖水及四周风格各异的亭台共同形成的景区，被恰如其分地命名为“荟茗园”。

“方舟湖”位于校园的东侧，体育馆的南端，与馆前池塘相连，蜿蜒延伸，多为“亲水湖岸”，水面几近地面，使人能自然走进水中。夏季方舟湖内浮萍漂满，绿色浓重，几簇芦苇伴着几株荷花淡雅的静立湖面，四周种有树木花草，岸边横纹石块层层叠积，很有一些苏州园林的味道。而冬季来临的时候，湖上结了层厚厚的冰，倒成了孩子们戏耍的乐园，有时候大人们也经不住诱惑，参与到嬉戏之中，在湖面上溜来滑去，如孩子般的童真。

在一至四教室的北侧，有一片美丽的莲花池，取宋代周敦颐《爱莲说》中名句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之意，因而取名为“濯涟池”。文怀沙先生的题字“濯莲池”就雕刻在池前方的一块巨石上。这块巨石竖立路旁，时刻提醒着党校人，要洁身自好，要以君子之行立于世。荷花盛开的季节，花繁叶茂，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，几乎看不见水面，花色粉的粉，白的白，亭亭玉立，不由人不爱它。

除此之外，校园内还有多处水景，如新疆食堂东侧的欧式自然风景式园林，高大的树木与低矮的灌木草丛相映成趣，树丛旁有小溪潺潺流过，溪中芦苇的长叶摇曳，景致也特别优雅。

党校校园多亭台楼阁。除掠燕湖附近的亭台水榭外，南山的“罔极楼”镇南望北，巍巍壮观。西门的秋观楼更是古朴，四角飞檐，敦实的楼体，拱形门下可直见西门的两开式大铁门，与门外的世界不过十米远。“卧虹桥”紧邻秋观楼西，桥下流水几乎静止，水岸东侧草木丛生，西边是一条竹林小径，走不多远就能见一块巨石，爬墙虎已覆上石面，仔细辨认能见“竹径通幽”四字，倒也贴切。顺竹径向南行，在草木深处、溪水池边，一座褐白相间的建筑物出现在眼前，造型非常典雅，屋脊、房檐、窗棂皆有镂花装饰，白墙白窗，名为“留筠馆”，小巧别致。留筠馆外有长廊，长廊尽处是水榭，名为“小住为佳”，还有一座优雅的“清风亭”。亭子不远处一座石质小桥，叫“五步桥”，大约的意思是走五步便过了桥吧，此情此景，不禁令人联想起“小桥流水人家”的名句佳境。

说起亭子，便要提一提位于主楼西侧“燕园”旁边的“六合亭”了。它原是位于什刹海东岸大隆福寺西侧的碑亭，始建于明景泰三年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被从原址拆除，后经有关部门批准，被修复重建于现址，2004 年取名为“六合亭”。六合亭是典型的六角亭，为六角重檐，攒尖顶式木构建筑。共十二柱，分六内柱，六外柱，中用多层斗拱叠成藻井，既显现出北京古建的皇家气度，又描绘着富有近代景致的彩画，尤其是那六角飞檐上的和平鸽，这在当今的古建筑中是绝无仅有的。古称“天地四方”为“六合”，亭之六角可象征为“天地六合”，因此得名“六合亭”，也昭示了此亭的高大气魄。

校园的山山水水，说了这么多，也道不尽它的美好。山水相映，木石成趣。光是景区就有“荟茗园”“水木园”“楚园”“燕园”之多，而木石更一时无法细细评说。比如党校的树种多，杨柳松槐平常不过，蔷薇丁香满园皆是，但是银杏、水杉、杜仲等不多见的树种，也可寻到。党校的怪石多，太湖石、青石等，或立或卧，或倚或坐，千奇百状。每天早晨，清脆婉转的鸟鸣声将人唤醒，和煦清爽的风阵阵袭来，使人不觉神清气爽，精神焕发。走在校园里，时常可见黑白相间羽毛的大喜鹊，扑愣愣的从树间飞出，停在翠绿的草坪上，闲庭信步地踱着步，四处寻找草种啄食。对柏油路上来往的路人，鸟儿们早已熟识，只要你不近距离地打扰，它绝对视而不见，自顾自地快乐生活。而清晨和傍晚时分，柳荫下、碧湖边、草坪旁，有人散步、有人舞剑、有人朗读、有人清吟咏唱。在这里，动物与植物相得益彰，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。

这是一片充满魅力的青山绿水，这是一片培育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的肥沃土地，这更是一片令每位党校人骄傲与自豪的美丽家园！我相信，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，都会深深地热爱这片土地！

（作者单位：中央党校财务行政管理局）

纪念中央党校建校 80 周年

雾霾可以离我们远去

——《霾城——北京 PM2.5 解析》读后

□周群华

中国有雾都，也有春城：雾升云绕，笼罩一层自然的面纱；四季如春，带着天地的馈赠。对此，无论哪一个国人都是不反感的。近些年来的 PM2.5，背后隐隐然的霾城之谓，一直让生活在北京的人们心存芥蒂。这个颗粒物似乎在一夜之间侵袭大江南北，街头巷尾、广播电视，都热烈地谈论着。皇城根下的霾，侵蚀着北京人的身体，缠绕着人的生活，天空与自然的颜色都盖着一层厚厚的灰色。PM2.5 是一个新鲜的名词，并非一个全新的事物，它多年前就已出现了。现在的舆论和媒体十分发达，人们有更多的渠道关注身边的日子，天地之大，总需要一片空间和空气；所以不得不关注，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要讲究生活质量。

中国人重视养生，追求天人合一，因为这是人与世界和谐一致的终极。吸风饮露，与天地精神往来，那是一种怎样的逍遥快意。现在想想，就呼吸空气而言，古人是幸运的。采菊东篱，遥望南山，心怀山水，拥抱自然，已然是一种超然梦境般的奢侈。如今，雾霾压城，大家带着口罩，愁眉苦脸，面对雾霾唯恐避之不及。寻找一片纯净的天空，畅快地呼吸，无论于个人还是社会，都是一个迫在眼前的现实问题。

我和樊良树先生认识已经 10 多年了，他与我同乡，有着相近的求学经历。他本人所关注的思想及文化视野，随着在京生活后的体验有了更多的认知。现在，他将目光投向身边的空气与环境，这些对人的生命空间的关注，是一种广阔胸怀视野下的文化感悟及思考。——自古迄今，有谁离得开空气呢？事已至今，面对雾霾，我们该做些什么呢？通鉴古今，我们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什么样的环境遗产呢？

工业革命以来，人就与自然存在一种隐性的矛盾，索取与保护之间因为利益而存在巨大的差距。这种差距带来的环境破坏在今日中国愈加醒目。我们赖以生存的国土空间，在三十多年来的工业化进程中忍受着苦痛。没有尽头的索取，没有限制的膨胀，致使我们的家园频频“受伤”，何况 PM2.5！难见蓝天白云，难见清水活源。如果一时一地一代人的经济增长以环境为代价，成本之高，后遗症之广，可想而知。我们安身立命的“环境容器”和我们依靠并不断改进的技术，他们是矛盾的吗？这些主导技术并改善技术的人和社会，是控制了还是被控制了？控制或被控制的，是人的欲望，还是人的精神？我们需要一个风清气正的世界，不仅仅是风气与道德，也需要清澈的天空，充满草木芬芳而非充斥 PM2.5 的空气；不仅是干净得体的衣着，也需要舒适惬意的环境。近年来无孔不入的雾霾，频繁侵蚀人们的生命空间，足以让人深思。

我每年出差北京七八次，和周围的朋友聊天时，才发现大家和我一样：如果可以不去北京，尽量不去。为什么？除了交通，环境和空气实在有些让大家受不了。我本来认为上海的空气这几年已经很污浊了，但和北京相比看来还算是不错的。去年夏天到北京，傍晚出去吃饭，第一次碰上小雨，路上下了几滴，因为很小，所以就没有打伞。第二天早上起来换衣服时发现，白衬衣上都是黑乎乎的小点，像是用淡淡的黑墨水喷上去一般，才知道这空气是多么可怕！而这些都会随着呼吸道进入我们的身体！现在上海也常常出现雾霾天气，许多人在警报后不敢出门了；工作忙的、累的人甚至还盼着雾霾天。想想很是可笑。但空气是流通的，充盈天气，我们的身体和精神一点点被侵蚀，这是确确实实的事情。中国的文化传统中，有讲究自然原则与天地精神的一面，这为许多人所推崇。现今，我们在雾霾天中要带着一层厚厚的口罩，多此一举！这种现象，千年前的老庄是否可以想象？

《霾城——北京 PM2.5 解析》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，2013）甫一面世，我就迫不及待通读了这一著作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较为系统解读雾霾与环境、社会、可持续发展互动的作品。追根究底，我以为这也是樊良树先生对我们乃至后面好几代人生命空间、发展质量的深邃思考。学者为学，以真切的忧患、充满建设性的思索、不拘囿一隅的视角去关注我们所处时代的问题与挑



战，无疑是有价值的。樊先生从文化、地理、北京城市建设及能源消费结构变迁的大视野入手，剖析了环境与人、社会的关系，聚焦于出现在北京城的雾霾这一缩影，将人文思考和自然精神落在笔尖，让我感觉到他的热心、思索与焦虑。怎样建设一个山水怡人、环境良好的北京？怎样建设一个生机勃勃的美丽中国？这都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面对和思考的问题。不仅仅是城市的管理者、规划者，也需要我们自己来想想：是否可以少开一些车？是否可以少使用一些纸张和木材？是否可以在每年春天带着家人多植一些树？是否还可以少用一些空调……我们可以做得实在是很多很多，我们需要努力和改善的地方也实在是很多很多。如果我们都从点滴做起，潜移默化，莫以善小而不为，雾霾终究可以离我们远去，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大口畅快地呼吸。我想，空气洁净，家园美好，生命不息，呼吸不止，这也是《霾城——北京 PM2.5 解析》这部著作所努力和期盼的吧。

书 评

延安学了，富县不会用

□倪德刚

在我们党的早期历史上，“二十八个半”布尔什维克大名鼎鼎。这些人是正宗的“苏联货”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“嫡传”。回国后，张嘴马列，动口苏联经验，处处拿着共产国际指示当圣旨，俨然以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自居。结果呢？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，后来，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也百分之百地垮台、百分之百地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。

毛泽东说：在延安学了，到富县就不能应用。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，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。这样一来，就在许多学生造成一种反常的心理，对中国问题无兴趣，对党的指示不重视，他们一心向往的，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。

为什么“在延安学了，到富县就不能应用”呢？是什么原因呢？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毛泽东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？

——延安的学校不应该成为概论学校。1941 年 8 月 27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党内教育方针时说：“我们干部的理论水平比内战时是提高了，现在干部中多读了些理论书籍，但对于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上还不够，对中国及世界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缺乏研究和分析。我们还没有各种问题的专家，对于许多实际问题不能下笔。延安的学校是一种概论学校，缺乏实际政策的教育。过去我们只教理论，没有教会如何运用理论，就像只教斧头本身，而没有教会如何使用斧头去做桌子。延安研究哲学是空洞的研究，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内容与形式，不研究中国革命的本质与现象。首先应当承认我们党缺乏关于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，才能真正实行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。我们要培养行动的理论家。改造学习要采用革命的精神，对干部教育、学校教育、国民教育都要有一个大的改造。”毛泽东专门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第二期工作报告上批示：“延安的学校应照此种精神去办。这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的学校，不是单纯的概论学校。”

——最容易的是只教学，最难的是教用。1941 年 12 月 1 日毛泽东在讨论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草案时说：“过去的教育，主要缺点是只教学没有注意教人家去用。最容易的是只教学，最难的是教用。要教会人分析问题，研究中国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。如学木匠，要学三年才能用，如只教规矩、绳墨只要三个钟点就教好了。”他说：“理论还是要学的，而且要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，不要做书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，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去分析新的事件，解决新的问题。……研究问题，加紧学习，甚至多种的小米都是好的，不要夸夸其谈。”

——要因材施教、要学学相长，要联系实际教如何当干部。1944 年 3 月 22 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，专门讲了党校教学方法问题，他说：“在教学方法上，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。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，全凭自己教，这个方法是不行的。教员也要跟学生学，不能光教学生。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，叫做三七开。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，了解学生的历史、个性和需要，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。……应该教给他们工作的方法，使他们懂得一个支部书记、一个乡长应该如何工作，使他们晓得工作方式方法不能总是老一套，而是根据当前的情况如何做工作，如何当乡长，如何当支部书记。至于延安的学校，如中央党校、延安大学、行政学院也要着重联系实际。从中央党校、延安大学、行政学院一直到每一个村小学，都要做到这一点。……只要好好搞，五年到十年就可以搞得很好，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，就会有很大的发展，这绝不是空话。”

——学习要统一，思想要一致。1943 年 8 月 8 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说：“现在大家在一个学校里学习，要有一个一致的意见、统一的思想，要达到一个统一的目的。否则，有人要学经济学，有人要学哲学，有人想看小说，有人想学外国文，那么，我们的学校就不好办，也办不好。我们全党要统一，学校里的学习和各种活动也要统一，要有一致的意见。”用什么来统一学习、统一意见呢？当时，毛泽东提了四条：无限忠心，联系群众，独立工作，遵守纪律。

关于第一条，无限忠心。毛泽东说：“你是不是无限忠心，要用客观的标准来衡量。季米特洛夫讲得好，这要在战斗中，在监狱中，在法庭上经受考验的。整顿三风审查干部、反对胡宗南进攻、六年抗战以及十年内战都是斗争，反对机会主义、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是斗争，就是要从这些斗争中来考验你是不是无限忠心。”

关于第二条，联系群众。毛泽东说：“联系群众这一条，也要用客观标准来衡量。比如，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，群众的反映怎样，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。有些人高高在上，官位很大，称首长，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，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，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，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。有些干部死了，我看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，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。因为你做了官，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，其实公事一办完，人家就掉头而去，不大理睬你了。真正的群众领袖，到开追悼会那一天，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，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，可以省下小米。刘志丹同志牺牲后，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，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。群众领袖是群众封的呢？还是我们自己封的呢？季米特洛夫说，是要群众封的，是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确认的。”

关于第三、第四条，毛泽东说：“我们办党校，就是要使我们同志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一步，使我们党更加统一。中国的社会经济情况使我们党里有很多的‘剧团’，说得粗一点就是有好多‘戏班子’。在一个班子里，不论是唱主角的，唱配角的，跑龙套的，他们都是很亲热的，并且有个原则：我这个班子可以批评你那个班子，但是你那个班子不可以批评我这个班子。这就叫宗派主义。我们党内有两种宗派主义，一种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，搬洋教条，夸夸其谈；还有一种是经验主义的宗派主义。我们在山头上斗争时间很长了，十年内战时期共患难，现在又有六年抗战，这便结成了班子，各个班子的活动是不统一的，而且水平较低。……我们要把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，使我们党更统一，不结班子，结成一个大党。”

那么，怎样才能达到这四个要求和目标呢？毛泽东特意指出了党校学员的学习方法问题。他说：“在党校中有两种培养教育干部的方法，一种是教条主义的、抽象学习理论的方法，另一种是联系斗争实际学习理论的方法。过去的方法属于第一种，把人学笨了。我们现在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，能使你们把问题搞通，可以保证你们在两年之内提高一步。”毛泽东的结论是：“办党校或其他干部学校的目的，就是要使我们党在思想上是纯洁的，是马列主义的；在组织上也要是纯洁的。……这样一种严肃态度非有不可。”

（作者单位：中央党校科研部）

刊址：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电话：(010)62805132 邮政编码：100091 订价：全年 88 元 订阅：本报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：62806227 照排：学习时报社 承印：人民日报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：京海工商广字 0301 号